

谭 楷

GU DU
DE
GEN ZONG R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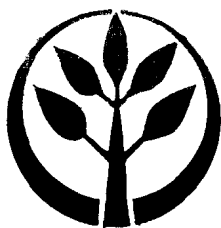
孤独的跟踪人



四川文艺出版社

728
85
J
GUDU
DE
GENZONGREN

037537



谭·楷

孤独的跟踪人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曹礼尧
封面设计：戴 卫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孤独的跟踪人
作者 谭 楷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内江新华印刷厂

1987年12月第一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3.125
印数 1—7,500 册	字数273千

ISBN7—5411—0156—7/I·150

定 价： 2.73 元



谭楷 原名胡世楷，1943年生于四川省中江县，1963年大学毕业后在国防科委、电子部1424所工作了十七年，1980年调到《科学文艺》杂志社任编辑工作，发表过诗歌、小说、散文二百余篇，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四川分会理事。《孤独的跟踪人》是他的第一本报告文学集。

这本书精选了他的报告文学18篇。其中《国宝》获《萌芽》文学奖，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太阳石》获全国煤矿文学奖。扣人心弦的《毒酒惨案》，催人泪下的《一个女人的悲剧》，令人发指的《贪婪》，被十几家刊物转载，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作者用多彩的画笔描绘了中美科学家为研究大熊猫，跟踪在川西北神秘的原始森林，与鸟兽为邻，以山林为家的“野人”生活，抒写了他们的志趣情怀。作家还跟踪在“人林”，勾画出死里逃生的日本登山运动员、逆境中苦斗的青年科学家、经历坎坷的诗人、脾气怪僻的教授等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这本集子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充满引人入胜的故事，具有相当高的可读性。

目 录

国宝	1
鸽子花的梦	36
夏勒：一棵圣诞树	56
孤独的“邓野牛”	84
抢救大熊猫	
——献给国际熊猫年和抢救大熊猫的人们	105
生命之钟	127
松田宏也的奇迹	160
天下一“怪”	181
一代名医	201
太阳石	221
星河四重奏	243
赵紫阳批准他当农民	268
伫立在云杉下的姑娘	283
广岛的微笑	303
贪婪	331
一个女人的悲剧	351
毒酒惨案	378
神奇的书箱	
——献给新华书店50周年	402
寂寞而没有尽头的路（代跋）	409

国 宝

铭刻在WWF会徽上，更刻在他心中……

1979年9月4日午夜零点，电波载着噩耗，传遍日本列岛。东京上野动物园主任饲养员小森淌着热泪，用颤抖的声音宣布：“大熊猫兰兰，因病治疗无效，不幸逝世……”几天之内，数十万日本国民臂戴黑纱，手捧鲜花、水果和祭文涌向动物园熊猫馆，向兰兰致哀。

1980年11月，西德人民盼望已久的友好使者——大熊猫“天天”和“宝宝”飞抵西柏林。它们受到崇高的礼遇：联邦总理施密特亲自为豪华的熊猫馆剪彩。他诙谐地说：“过去，熊是柏林城的象征，今后应该以熊猫为象征。”为了满足“天天”和“宝宝”的食物需要，动物园内盖了一幢造价九万马克的冷藏库，每周有一架专机到法国南部去运载新鲜竹子。

1981年春天，伦敦动物园根据协议，把雄性大熊猫“佳佳”运到华盛顿动物园与雌性大熊猫“玲玲”婚配，谁知“玲玲”对“佳佳”的求爱非常反感，一见面就搏斗起来。

最后，“媒人”们万分沮丧地把它们分开。这次“包办婚姻”的失败，被世界各国的动物学家戏称为“轰动全球的爱情使命”……

在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简称WWF）的会刊上，有这样的宣言：

“大熊猫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珍贵财富，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所关心的自然历史的宝贵遗产。”

从东京到柏林，从伦敦到华盛顿，大熊猫以它孩子似的圆盘脸，俏皮的黑眼圈，娇憨的体态，温和的性格，赢得了各国人民热烈而持久的爱。翻一翻动物史之类的书籍便可以知道，熊猫不仅是一种极其珍贵的观赏动物，也是战胜了第四纪冰川的勇士。三百万年前，在古老的亚洲大陆活跃着威武雄壮的剑齿象——大熊猫动物群。然而，严酷的自然变迁把剑齿象和许多动物飞腾奔跃的活泼身姿永远地凝固在冰凉的化石上了。熊猫却退居于川西北的高山竹海，成为动物界的“遗老”，珍贵的“活化石”。

1961年，全世界的动物学家通过决议，把熊猫的形象铭刻在WWF庄严的会徽上。

自1869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德·戴维在四川宝兴购到一张熊猫皮之后，世界各国才逐渐知道熊猫。席卷全球的“熊猫热”竟然百年不衰！

熊猫的国际地位如此之高，而熊猫的现状却令人忧心忡忡！

在国外，由于资料不足，对熊猫的研究仅限于解剖学和分类学的范畴，而关系到熊猫生死存亡的栖息环境，食性特

征，种群与群落，生殖与疾病——归结起来，就是生态生物学的研究，几乎是一片迷雾萦绕的原始森林。

我国老一辈的生物学家为保护和研究熊猫，在经济十分拮据、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深入熊猫之乡，作了一些资源调查工作。他们是：刘承钊、方文培、施白南、彭鸿绶，等等。1948年，四川大学一支考察队进入汶川县卧龙山下，被土匪抢掠，险些全部丧命。前辈留下数量不多的学术遗产和深厚无比的期望。

为保护和研究熊猫，需要一大批勇于献身的科学家——一支金光闪闪的接力棒传下来！

六十年代中期，在农林部主持下，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朱靖副研究员两次率领考察队到王朗自然保护区考察大熊猫。在动荡的年代，作了出色的工作。

沿着崎岖山路，穿过林海云涛，走来一位年富力强的动物学家——胡锦涛。

美国女记者南希小姐这样描写胡锦涛：“他既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野外工作者。”“他诚恳、坚韧、谦逊，是一位杰出的动物学家。”

胡锦涛是南充师范学院副教授，今年54岁。他身材魁梧结实，留着黑毛刷似的短发，浓眉下闪动着一双沉思的眼睛。他衣着简朴，走起路来很快，又很沉稳。乍一看，象是一位作风踏实的农村基层干部。

两千年前，孟子讲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胡锦涛也不例外。在他被誉为“中国的熊猫专家”之前，首先降临于他的是刻骨铭心的痛

苦，出生入死的熬炼……

光荣的冠冕是用荆棘编织成的。

九万里风雪一部书

1974年春天，批林批孔运动席卷城乡。高音喇叭和广播车又占领了闹市要津，大标语大字报又刷满了高楼墙垣，曾被武斗的炮火打得千疮百孔的四川，再次陷入动乱之中。

这时，一支没有旗帜的队伍，背着沉重的背包和仪器，走向川西北的**峥嵘**群山，走向人迹罕至的大森林。这就是得到省林业局的老干部们支持的、由**胡锦矗**和林业局**胡铁卿**工程师率领的“四川省珍贵动物资源调查队”（简称“珍调队”）。

胡锦矗，“文革”前作为《四川省动物志》六卷本《哺乳类》的主编，对熊猫等珍贵动物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珍调队请他担任副队长兼指导教师。队员们来自省内有关大专院校、自然博物馆和当地林业部门。

一群在“文革”中受尽凌辱的臭老九，一下子走进了原始森林的自由境界，顿觉天高地阔，心情舒畅。生物工作者本来就对大自然怀着深深的爱恋之情，这种感情受到压制后变得更加强烈。险峻的道路，使人心相互靠拢，每个队员都意识到：个人离开集体便是死路一条。“文革”在人们心上煽起的猜忌怨恨的邪恶之火，被暴雨山洪泼灭了。他们自觉地、快乐地工作，没有顾及物质生活的艰苦。到了宿营地，只要有酒，少不了要痛快一番，一个个喝得面红耳赤便开始

骂贼唾奸：骂林彪，骂江青，骂得咬牙切齿……

每当这时，只有胡锦涛独斟独饮，默默无语，厚厚的嘴唇抿得很紧，仿佛是个哑巴。篝火，照着他一双闪着犀利光芒的眼睛。

队员都知道，他的胸膛中翻腾着苦水、血泪、风暴！

让他憋在心里吧，憋足了劲好踏平险山恶水！因为，前面的道路是何等漫长呵！

横亘在川西北的横断山系——岷山、邛崃山、大小相岭和大小凉山，如怒浪排空，层层叠叠从北向南扑去，高山大壑之间的原始森林就是大熊猫的栖息地。要步入森林，只能靠一个字——砍！（难怪当地的老乡，爱把走路说成“砍路”。）砍一棵大树，在急流上搭桥；砍掉藤蔓枝柯，才能让人挺直腰杆；砍一个坑凹，才能在冰崖上立脚。有时，他们结氍子（按：一种毛织的绑腿）为长绳，象猴子一样荡过山涧；有时，他们手脚并用，象马熊一样在陡坡爬行；有时，他们划动双臂，象青蛙一样沿着熊猫挤出的“隧洞”，在竹海中游泳……十几天穿烂一双胶鞋，隔一天歇一个树洞或岩腔，时刻提防着蚊、蠓、毒蛇、旱蚂蟥的袭击。在1974年至1977年的四年时间里，以十几名骨干队员为主，参加过野外调查的先后共800人次，行程总计九万里，在历史上第一次彻底清点了熊猫的数目和分布状态，为熊猫的生态生物学研究，砍出了一段血汗斑斑的道路！

九万里征途，充满生死搏斗，曲折坎坷！

让我们在茫茫绿海中随意采撷几朵浪花吧！

一个酷热的盛夏，在汶川县草坡公社。原始森林象蒸笼

一样闷热，人们汗流浹背，喉哧冒火，渴得心慌。而比这更可怕的是迷失了方向，珍调队员东撞西碰，既找不到路又找不到水。

胡锦涛用沙哑的嗓子招呼大家，朝着一个方向“砍路”。一群牛虻象一团黑云飞来，人们用衣服扇，树枝扫，终于躲过了“空袭”，只是头上、脸上都留下了又红又痒的包块。

胡锦涛发觉胶鞋浸湿了，俯身抓起一把泥炭藓——这种厚敦敦毛茸茸的苔藓很象绿色的地毯，吸水性很强，用力一拧，居然拧出几滴浑浊的泥水！哦，有了救命的水了！

大家一边走一边寻找泥炭藓，一点一滴地汇集了两饭合泥水，煮了一顿充满土腥味和泥沙的大米饭。

整整五天，他们就靠从泥炭藓里挤水煮饭吃，走出了绝境。

一个大雪初晴的早晨，在青川县摩天岭。

胡锦涛独自选择了一条离营地最远的支沟去追踪熊猫。随着雪地上清晰的脚印，他走了很远很远。返回时，天气骤变，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染得漫天皆白。道路，已无法辨认，迫使他沿着冰河绕道而行。从早到晚十四个小时，饥饿与酷寒已耗尽了他的体力。一身棉装已冻成了铁硬的冰甲，双脚象生锈的机械，咔嚓咔嚓地向前挪动。他知道，只要一倒下去，就再也没有力量爬起来……

一阵昏眩。他扶着一棵小树站稳，用最后的气力举起步枪，朝天上射击：砰！砰！

砰！砰！砰！他听见了回答的枪声，在大约几里外的山

谷震响。枪声，给他注入了巨大的热力——走，咬紧牙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放枪。

原来，同志们见胡老师天黑未归，都急得坐立不安，吃过饭便分几路去寻找。大家在雪地上呼唤，树林中寻觅，终于听见了枪声，一个个高兴得发了狂，举枪对天齐鸣。

砰！砰！砰！这是同志们在呐喊：胡老师，坚持！坚持！你可要坚持住呵！

砰！胡锦矗在回答：我正向你们靠拢！

四面的枪声逐渐围向一点。当同志们找到胡老师时，他已变成一个站立不稳的雪人，扑通一声，倒在冰河上。

架回营地，灌了两大碗热米汤，他才缓过气来。同志们的眼圈都红了。有几个竟哭出声来。胡锦矗冻得铁青的脸露出了笑容：“哭啥子……我不是好好的吗？”说着，热泪也从他的眼角淌下来。

泪水，汗水，心血；九万里行程，丰富的资料。经过过滤，凝炼，结晶，排列成整齐的方块字。这就是长达二十万字的一部书：《四川省珍贵动物资源调查报告》。

这部书详尽记载了举世罕匹的一次大规模生物调查的壮举。对大熊猫、金丝猴、牛羚、梅花鹿等珍贵动物的栖息环境，食性特征，种群与群落，繁殖与疾病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与论述。其中，关于大熊猫活动的章节，写得生动细致，妙趣横生，足见作者观察之细致，资料之丰富。

这部书，引起了我国生物界的重视，得到了崇高的荣誉——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

胡锦矗极少和别人谈到这部书。

珍调队员们讲：“胡老师就是那么个脾气。不爱讲话，不爱露面，该到北京领奖也不去。”

九万里风雪一部书，在胡锦矗心上落下了硕大无比的惊叹号！

有一天，他终于开口了：“通过调查，情况非常明显：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国宝处于灭种的前夜！我们有啥值得高兴的？我们有啥牛皮可吹的？我这一辈子能为改变熊猫绝灭的命运做点事，就心满意足了！”

充满药味的走廊

那崎岖漫长的山间小路怎么会通向这妇产科病房充满药味的狭窄走廊呢？

胡锦矗焦躁不安地在走廊上徘徊，紧拧着浓眉，注视着走廊尽头门窗紧闭的产房。从那里，隐约传来他的妻子陈昌秀的呻吟，一声又一声，摧肝裂胆！

1974年冬天，胡锦矗和珍调队员们走出汶川县的密林，一大堆电报和信件向他陈述着一个内容：妻子快要分娩了，速回！正好，珍调队要向北转移，将路过陈昌秀的老家绵阳市。胡锦矗请假赶到医院时，妻子已经在产床上痛苦地挣扎了三天三夜，入院签字一切手续都是昌秀的妹妹代办的。

护士们急冲冲地从胡锦矗身边走过，向他投以责难的目光，四十五岁的高龄初产妇，分娩简直象在过鬼门关！你这个当丈夫的，是怎么搞的……

胡锦矗后悔了：应该坚持己见，不让昌秀冒生命的风

险。可是，谁能改变陈昌秀作母亲的坚强决心呢？

产房门上的红十字化作一丛红玫瑰在他眼前燃烧。红玫瑰绣在他家里的枕头上，那是陈昌秀在监狱中绣的呵！

陈昌秀是四川医学院1955年的毕业生，毕业后，在四川阆中县当外科医生。她身材高挑，容貌端庄，爱好文体活动。也许是条件优越，难免曲高和寡，三十多岁尚未选中可心的人。胡锦涛195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动物研究班，得到我国生物界的泰斗武兆发、夏武平、郑作新、包桂睿等著名教授的悉心指导，毕业后分配到南充师范学院。动物学家沉醉于花香鸟语，练得一手好枪法，直到三十五岁才在别人指点下，射击爱情的目标——泼辣能干的女医生对憨厚踏实的丈夫十分满意。

“文革”前，昌秀用她绣得一手好花的巧手为两千多位病人做了大小手术，成为县医院的“一把刀”。1966年夏天，因五官科医生外出，她还未下手术台就主动接受了一例五官科手术：抢救一名晚期白喉病儿。由于病情严重，孩子死于手术之中，这本是“抢救无效”，却被无限上纲到“阶级报复”。次年春天，没容她申辩一句，就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五花大绑，投入牢房……

监狱里一关就是五年！

五年呵，胡锦涛痛彻心肺。他被迫写了一封要求离婚的信。昌秀把信仔细读了几遍，从前言不搭后语的句子中间仿佛读到了什么，态度变得十分强硬。她对前来做工作的人说：“我不同意离婚！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犯了国法坐牢，没有犯家规为什么逼我离婚？”胡锦涛趁此顺水推舟：

“她不同意离婚，有啥法呢？”为此，他受到严厉的批评，
“你这个糊涂虫，怕老婆怕到这个程度！”

谁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呢？

在狱中，昌秀逐渐获得了施展医术的机会。她先给牲畜治病，后给犯人治病，最后给看守人员治病。因此，赢得了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两个字：信任。

1972年春节，胡锦涛第一次获准去探监。经看守人员特
许，让他们在附近集镇的小客栈会面。

小客栈的木板门吱地一声开了。陈昌秀不禁一愣：眼前，是日盼夜想的丈夫吗？他蓬头垢面，眼皮浮肿，裤腿上星星点点溅满鸡屎鸭粪——接到通知，他甚至来不及换衣服就赶来了。

昌秀心疼极了：没有妻子爱抚的丈夫竟象野孩子一样邈
遏！

突然，昌秀挣脱了被丈夫握着的手：“你不是要离婚
吗？”

胡锦涛急得结巴了：“我的信，信，你没有看懂？”

昌秀笑了，点了点头。胡锦涛高兴地摇着她的肩膀：
“太好了，太好了，你看懂我的信了！”

原来，胡锦涛爱背唐诗宋词。谈恋爱时，每封情书都是
他的文字游戏的杰作——把一句情诗或情话拆散，按某种规
律，埋藏在字行中。在要求离婚的信上，昌秀读到一句暖烘
烘的话：我等你回南充！

短暂的一夜，夫妻泪眼相望。胡锦涛深知，妻子在狱中
度日如年，怎么咽得下这个“苦”字呵！

胡锦涛无声地咽着苦泪。为了冲淡悲怆的气氛，他谈到了今后的打算：“等你回家把身体养好了，我们到医院去抱一个娃娃来养……”

昌秀把眼珠一瞪：“不，我要生，给你生个女儿！”

“你……今年都四十三岁了呀！”

一句话，戳到昌秀的痛处。五年来，郁积在心中的酸楚化作热泪，刷刷地往下落。

……

走廊上，凉风飕飕，吹得人脊背发凉。昌秀的呻吟声已经微弱得听不见了。胡锦涛的耳朵贴着门缝，希望能听到来自产房里的细小声音。他的心猛烈地跳动着。

“哇——”分明是一声乳婴的啼哭，那么纤细，象一缕游丝在飘荡。年近半百的胡锦涛浑身颤栗，热辣辣的泪水夺眶而出。

护士推开了房门：“恭喜你，得了个女儿！”

一个红粉粉嫩生生的肉蛋蛋抱到胡锦涛面前：女儿不足五斤，小脸蛋，大眼睛，象一弯新月，又瘦小又美。

三天四夜的痛苦挣扎使陈昌秀精疲力尽，汗津津的乱发包着她惨白的面庞，那微微上翘的嘴角挂着笑意，她叮嘱胡锦涛：“给……女儿……取个名字。”

胡锦涛望着一抹瑰丽的朝霞说：“我想给她取名叫胡晓。”

一个晓字，寄托了多么大的希望呵。这是胡锦涛的希望，也是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中国大地漫长的倒春寒，四害横行的漫长黑夜，何时破晓呵！

三天之后，胡锦涛抱起沉睡的小女儿深深地看了一眼，又轻轻地放在昌秀的枕边。昌秀早已讲过：“最苦的苦日子都熬过来了，你放心走吧！”

冬季，雪野会留下清晰的足迹，正是追踪熊猫的黄金季节。珍调队的同志们在千里岷山风雪中等待胡锦涛归队。

胡锦涛压抑着离愁，歉疚地向昌秀笑了笑，背着背包，走过了充满药味的走廊。

两倍的力量，三倍的正直

胡锦涛刚爬上山顶，一大片浓云象瀑布从后山铺盖而来。顿时，天地一片混沌，伸手不见五指。灰濛濛的云夹着细如针尖的冰粒，把他紧紧裹住，他觉得胸口在剧跳，不用看海拔表也知道：已经到了海拔3800公尺以上的高度。他吃力地挪动了一下陷在积雪中的双腿，四下一望：喂，邓启涛呢？这个急性子的学生总爱打冲锋，不知道是不是也陷入了浓云的包围。

“邓启涛！”胡锦涛大喊几声，没有听见回答，这才意识到高山空气稀薄，喊话声难以传递，便举起猎枪朝天打了两枪。

“邓启涛，不要乱跑，朝我靠拢……”邓启涛终于听见了枪声和喊叫声，踩着积雪走过来。

上山之前，胡锦涛就打量过这座山——象一顶斗笠，几根山脊呈辐射状散开，稍微走偏了就会坠入雪谷深渊。他们师生二人手拉着手小心翼翼地山脊上觅路，不知摔了多少